

本土語言教育沒問題

本土語言教育的對象

本土語言教育，一般或稱「雙語教育」、「母語教育」。筆者過去也一直都這樣稱呼，照正常的情形，這三個名稱應該可以劃上等號。但在台灣，這三個名稱不一定是同義詞。譬如所謂「雙語教育」，中學有華語、英語，即是「雙語教育」，現在許多幼稚園標榜「雙語教學」，其所謂「雙語」並非指華語與台語，而是華語與英語。於是有些人爲了正名，把它改作「母語教育」。但問題更大，因爲現在許多台灣人家庭，小孩一出世便教他說華語，因此台語對他來說已成第二語言，反而華語才是他的母語。另外有些人把「雙語」解釋爲「方言教育」，這也不恰當。原因是：第一、台語——鶴佬語、客家語、山地語——並非華語的方言，它們和華語之間各不相通，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文化體系，是平等獨立的語言；第二、雙語教育喊出之後，許多外省人也喊出口號，說什麼「我

們也要母語教育」，這些人的子弟其實早已忘了家鄉話，學了家鄉話也沒用處，提出這個口號不過是爲了攪局，以阻止台語教育。

所以筆者以爲正確的名稱，應該是「本土語言教育」。所謂「本土語言」意指本地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譬如台灣多數人使用的是鶴佬語——即閩南語，那麼鶴佬語便是台灣大部分地區的「本土語言」，但在桃竹苗屏等客家區，客家語是當地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其「本土語言」便是客家話；山地亦然。目前台灣原住民約有九族，各族有自己獨立的語言，在一定的語言區內，該語言便是他們的「本土語言」。

目前台灣移民情形十分普遍，大陸各省人士移民來台，或客家人、山地人移居都市，雖然人口不少，但並未聚集成區，形成一特定的語言區，因此移民的母語便不在「本土語言教育」的範圍內，移民子弟必須接受當地多數人的語言教育。爲了保存其民族語言，筆者以爲如果條件許可，經移民申請，得在「本土語言」課程之外，另外開設「母語」課。這樣一來就成了「三語教育」，而不是雙語教育了。

本土語言教育應較母語教育優先，因爲移民移入該語言區，必須與本地人溝通，了解本土文化，不能故意攪亂兩者的優先順序，繼續其脫離本土的語言文化生活。

因此所謂「本土語言教育」並不等於「母語教育」，它是培養土地認同的本土教育的一環，是居住於本地，在本地謀生，族群之間和諧相處、了解傳承及發揚本土文化生活所必須接受的語言

文化知識。「本土語言教育」不但是本地人所必須，更是外地人所必須。

本土語言教育的意義

國民黨統治台灣四十年，最大的錯誤在於文化政策的偏差，文化政策之中以語言政策的錯誤最嚴重，所產生的後遺症最大，本土語言教育的意義就在於對症下藥。舉其犖犖大者，如：

一、人間疏離問題：按照正常的情形，外地人移入本地，入境隨俗，學習本地話，和本地人打成一片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國民黨語言政策的誤導下，居然有外省人移居台灣四十年仍然聽不懂台灣話，不但如此，更教導台灣人子弟不可講台灣話，於是造成外地人與本地人的語言隔閡，本地青年與老人語言不通的情形。「國語」教育的目的原本是爲了要使各地人得一個互相溝通的工具，不料因爲語言觀念的錯誤，反而使居住於同一土地上的人民無法溝通，互相疏離，暴露了所謂「國語政策」不過是一種「同化政策」的代名詞。因此本土語言教育的第一個目的，便是補充這個四十年來的缺憾，恢復語言社會應有的本貌，促進族群間、老少間的了解。

二、文化斷層問題：語言是文化的表現工具，語言的整體可以說即是文化的整體，是一群人在本土生活千百年的總體文化表現。因此本土語言不但是在本地營其文化生活、傳承其傳統生活文化唯一最適當的表現工具，也代表著一種存在的尊嚴。然而四十年來，由於本土語言受到壓制，連帶地本土文化也產生斷層的危機。本土語言文化發生危機的結果，使得人們不再重視蘊育本土

文化的「本土」，即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人們只想從這塊土地榨取到能夠滿足其私欲的資源，然後遠走高飛，成為無根的異鄉人，或者飽暖思淫欲，終日以酒色賭博自娛。因此目前我們所過的文化生活，所見的文人創造，可能只是一種海市蜃樓的幻境，貧血而虛無。本土語言教育，即藉著本土文化的覺醒，重整台灣文化生態，使人們重新過著富實的文化生活。

三、族群認同問題：種族最重要的表徵是體質，民族最重要的表徵是語言，因此語言認同可以等同於民族認同。母語的改變便是民族認同的改變，語言滅亡即是民族淪亡。歷史上因語言滅亡造成民族淪亡的例子很多，台灣平埔族的覆亡即是一例。又台灣鶴佬語區內有一些鶴佬客，他們原本是客家人，但因改說鶴佬語，而變成鶴佬人。黃宣範教授最近在《台語文摘》第六期（一九九〇年一月號）發表〈客家方言島的消失〉，依他的調查結果，鶴佬客不會說客語，直接與其族群認同發生關係，雲林鶴佬客已退入家庭苟延殘喘，已有六〇%的客家人自認為鶴佬人，彰化的鶴佬客因為已完全忘了客語，因而無人自認為客家人，全部認同鶴佬人。由此可知，語言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係多麼密切了。國民黨四十年的語言政策，製造了許多不會講台灣話的台灣人，造成族群認同的危機。如果本土語言即是母語，則本土語言教育可以解決本土的族群認同問題；如果不是，再加上母語教育，乃可以完全解決其族群認同問題。

本土語言教育可以解決台灣人之間疏離、文化斷層、族群認同等問題，對於族群間的溝通了解，以及族群延續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本土語言教育的另一重大意義是要建立本土文化的自信心。由本土文化的認識開始，逐漸擴大學童的知識範圍，引導國民的文化創造方向，讓所有的文化活動，集中於提昇本土文化的水準。因此本土語言教育，可以說是本土文化自主發展的最重要基礎工作。

音標需由專家製訂

本土語言教育，由於是台灣史上的創舉，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遵循，因此關於音標、文字、師資、教材、方言……等問題，必須擬訂出可行方案，加以落實。這些問題如果不即時解決，那麼本土語言教育將窒礙難行。

茲就上列各問題，提出淺見如下，以就教方家：

一、音標：音標是語言教育的根本，沒有音標很難實施教育。漢語系民族自古以來一直採用漢字，漢字並非標音文字。中原傳統韻書採用反切法，以二字切一音；閩人自創三字反切法，以三字切一音，已有音標功能；其後西洋傳教士以羅馬字標閩南音，台灣總督府以日本假名標台灣音，國語推行委員會及蔡培火以ㄅㄆㄇ標台灣音，學術界以國際音標為通行的標音工具，另有許多自創的音標，如林繼雄改良教會羅馬字，筆者由朝鮮諺文改良為方塊標音文字，形形色色，莫衷一是，所有的音標，或為適應社會政治環境，或為創製理想文字，都有其優點與缺點。

究竟應以什麼音標做為標音工具呢？這個問題在編纂本土語言教材時必須事先加以解決。而

目前關於音標的意見相當紛紜，單就羅馬字而言，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有一套以上的方案，如何選擇？應有一個標準。現在決定要實施雙語教學的縣市有七八個，將來可能還會更多，最後可能所有縣市都會實施。如果各縣市自己決定一套，互不統一，將造成極大混亂，我想這是大家不欲見到的現象。

因此筆者建議宜蘭縣長游錫堃先生向民主縣市長聯盟提議設立鄉土教材編纂委員會語言組，召集國內外關心本土語言的語言學家，齊集一堂，共同研訂一套可行的音標，以為本土語言教育的標音工具。此項會議已於六月廿三、廿四日在中研究召開，至今尚未有具體結果。

漢字需協調統一

二、文字：對一個沒有文字傳統的語言，音標可以直接當成文字，但漢語有一套源遠流長的文字，那便是漢字。漢字已深入民間，至少在現階段不可能廢除，將來也可能不會廢除。因此當前本土語言教育的教材應以漢字為基本文字，殆可斷言。

但漢字是古文及中原強勢方言的文字，不一定適合於其他方言或語言，並且其中只有三四千字通行於漢字文化圈，各地漢語方言或漢語邊際語言（如日、韓、越、僮、苗諸語），為了記述自己的口語，多多少少都創製一些自創的漢字式俗字（或稱土字、地方字，日本自稱為國字，越南稱之為字喃），或夾用漢字式標音字（如假名、諺文）。

閩南語、客家語的記述工具，一向是採用漢字，漢字不夠用時自創俗字或假借漢字，但在實際運用時，雖做了許多變通，仍有如下的問題：

1. 由於沒有政權加以統一，也未有一套具有權威的範本，因此用字不統一，造成混亂。
2. 無論如何新創，都不足以完全描述活生生的口語。易言之，漢字或新創字不夠用。

職是之故，台語教育的文字規劃，這兩個問題必須要先解決。解決的辦法，仍需由學者專家齊集一堂議決，以便有所遵從。

關於音標及文字的決定，筆者以為有兩件事必須特別考慮：

1. 音標或漢字的決定應儘量照顧到華語、閩南語、客語、山地語之間的共通性，以利於學習轉移，語言或方言雖有所不同，但如果音標相同，可以幫助族群間互相學習語言；採用共用的漢字亦可以幫助理解不同的語文。

2. 漢字永遠是不夠用的，所有漢語方言的文字化，絕對需要有一套拼音字以配合。此種拼音字究應使用何種形式？依筆者看法，最理想的莫過於諺文式方塊拼音字。但方塊拼音字目前尙難實施。暫時計劃究竟是以音標填補，或借用現成漢字，需要有個決定。

師資問題

- 三、師資：師資的確是台語教育的一大問題。但筆者以為若誠心解決，師資應不成問題。日

本據台初期，日語師資等於零，但推行四十年之後，都市已經一片日語聲。光復初期，「國語」師資也等於零，目前「國語」幾乎消滅了台語。外來語言都能如此，本土語言教育，竟然說沒有師資，誰能相信。筆者以為，只要統一音標決定，稍做調訓，每一個教師都是很好的師資。

現在最大的問題可能出在不懂本地話的教師身上，他們根本無法實施本土語言教育。但筆者以為，這些教師應加緊學習本地話。回想當年台灣人教師學習「國語」，邊學邊教，現買現實的熱情，外地人要學本地話應該非常容易，問題出在學習意願罷了。台灣人學習當時從未聽過的「國語」都可學好，何況外地人學習每天都聽到的本地話呢？

如果有人問，如有外地人教師抗拒學習本地話，不實施本土語言教育怎麼辦？筆者的回答是調離教師崗位或令其辭職。筆者理由是：

1. 不懂本地話，嚴格說來，應無權居住本地，何況是要教育本地人子弟，使其繼承本土文化，成為忠誠於本土的國民？因此不懂本地話的教師，應該沒有資格擔任本地人子弟的教師。

2. 如前所述，學習本地話非常容易，不同於學習外語。本地人子弟都能學會外地的「國語」，外地人教師居然學不會本地話，顯示這種教師的「O」比學生低，應該沒有資格教育「O」更高的學生。

筆者此種論調，對不懂本地話的外地人教師的生存是極大威脅，必然會受到強烈反彈。然而請回顧一下日據時代的「國語學校」，顧名思義，這是一個訓練日語師資的師範學校。你可能沒聽

說過，當時「台灣語」是必修課程，台語不及格是沒有資格當教師的。日本人能，中國人不能嗎？

本土教材本土化

音標與文字既訂，教材的編纂就不成問題了。

台灣人自來習慣於官訂統一教科書，所以當我們想到鄉土教材或本土語言教材時，立刻就會想到由誰來編一套可以適用於全國的教科書。

其實鄉土教材不必全國一樣，也不一定要有文字。鄉土教材有可能全台灣可以適用的部分，也有可能適用於狹小的本鄉本村的部分；如有文字最好，但不用文字仍可以口傳方式傳授。

台灣的國民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不由現在的本鄉本土教起，一開始就扯到「我們是黃帝子孫，我們有五千年文化」。由遠而近的教育方式，使得學生的求知生活脫離現實，學生們知道數千年的歷史而不知現在發生了什麼，知道十萬八千里外的事情而不知道本鄉本土的東西。因此書讀得越好，越是無知。這種情形應該扶正。

鄉土教材不應該全台灣用一種課本，各縣市應該自己編自己的教材，甚至低年級的教材，應由學校老師自己編纂，以適應本鄉本土的風土人情。

教育並不止於認字而已，老師要傳授給學生的東西很多，文字只是其中極小的部分。

教材的編纂不一定要專家，只要對本鄉本土的語言文化有深刻了解便可。宜蘭縣鄉土教材是

由當地老師自編，邀請專家指導。此種草根性的教材編纂方式和國立編譯館由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專家」統一編纂的方式大異其趣，極具民主的活力，是台灣教育史上破天荒的事，值得大書特書。

不必統一方言

方言是教學上的一個問題。過去我們因為受到國民黨的教育，總認為標準語才可以上課堂，方言是一種罪惡，所以當我們要搞本土語言教育時，立刻就想到要統一方言。其實台灣的方言很多，山地九族，各有其方言，客家話有五種方言之多，鶴佬語方言更多。依筆者調查，全台灣漢語方言約一百種之多。雖然同一語言內的各種方言之間大同小異，不妨溝通，並且鶴佬語已儼然產生了一種台灣優勢腔，但方言差異事實上是存在的。

依筆者淺見，本土語言教育應反應現實，而不必刻意去製造一個統一的語言。假定台灣事實上已無方言，則教學上自可反映那個統一的語言，但事實上台灣的方言是存在的，本土教材按本鄉方言教學是理所當然的事。如要追求標準發音，什麼才是標準發音？標準音是政治名稱，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反對了一種標準語（國語）的統治，現在又刻意去追求一個標準台語，這是不通的。一個簡單的問題是：難道標準台語不訂出來，台語教育就不能實施了嗎？

因此筆者以為，本土語言教材只要音標符號統一即可，不一定要統一發音。宜蘭縣的教材不

妨標宜蘭音，高雄縣的教材不妨標高雄音，甚至同一縣有漳泉音不同時，出兩種版本、標不同音皆無不可。漢語教材因大部分使用漢字，音標又統一，雖方言不同，決不妨礙溝通。

游錫堃縣長曾說有些縣長告訴他，你們宜蘭縣先把教材編出來，我們採用就是了。我說，那樣豈不把台灣話統一成宜蘭腔了嗎？搞鄉土教育不能太偷懶。

小結

本土語言教育是本土文化教育的一環。其目的在於增進人間和諧、傳承本土文化、延續族群生命、培養愛鄉愛族觀念。

本土語言教育困難重重。音標、文字、師資、教材、方言都是問題，但是所有的問題，如果正確的對待、努力去解決，所有問題都不成難題。總之，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原載一九九〇二月二日《台灣時報》副刊，
收入一九九〇年現代學術研究專刊〈國家發展與台灣化〉）